



江戸繁昌記

初篇





天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 江戸繫昌日記

齋美堂

靜軒居士所記  
水戸人子江戸生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必不豐百文錢纔實數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暈憶之如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遺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戸繫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暇與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中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  
家之手得證下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于  
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  
遣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  
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  
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  
其來奮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  
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  
扮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嘗謂不泣乎忠臣庫茅四回鹽冶氏諸士別城之條  
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  
樂海所関亦大則外武而喜焉淫而感焉樂而溺焉  
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柁連擊達辰觀者蓐食而往為力士取  
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  
二王屹立怒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蹲焉蓄氣  
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々相搏破雲  
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搶隙取勝鏗槩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後捩咆哮、鷹車攫驚、二虎爭肉、双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旋、不啻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為行司人、秉軍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未  
分之間、鼎真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巾手捏、兩  
把、熱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采、  
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經頭、自家、衣着淨々、投盡  
甚矣、或至於褫傍人、短掛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誓為  
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禰、當麻蹶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恭、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緣、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戸、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三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閔近日兩國觀物場警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聞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狴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紛於是乎拖焉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纔救土豚綠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吉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條移者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戰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覆



簧之故，名曰芦原。後改音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戶坊。柳名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綠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嬋妍一廓。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雲下巫山夢暖；濃雲凝子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入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憚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之艷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々了，髮擁前幫，調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巖不可褻。近徐々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空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劣無理有交頸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辦不妨明曉吾宜遺遊矣衆議一決相携  
而去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威取媚買興愛痴或黠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于人意表不使氣一點挫  
乎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字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文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盡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黯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郎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郎笑曰加脚纔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倂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樂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一  
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郎上袍把衾



被之玉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佳偶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暱人約親曰家  
君巖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郎様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久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哂不吝即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即君也爾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口唯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為早引一脚挿入他雙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柝打三更闔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聲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葉之炉火已仄就燈食  
烟纔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聲遠々是然漸近意敵唱來到急蒙衾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爾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盡漏聲又算當道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是然之響思此是是也依前假睡而聞戶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贖難耐怒氣漫上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于屏風外徑將烟管



微捨其衣，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文勿為容，喝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君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住。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衡氣不少。動曰：可呀！主何  
為容氣急矣！曰：吾歸，吾歸。若實唱我，復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主欲歸，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容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容言猶在耳，曷忘之？之迷遂探其懷，奪夾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與君同夢。且有肝要。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容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頰涌曰：噫！挑人耳，一力  
樓取咬他肩頭。容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卒相抱為一塊。時報寅，梆子聲攢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凋，不復昔日也。予甚惑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湫流外溢，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聞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掖澤池側土陷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曳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語結  
縷草為芝而禳其禳毒為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狹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入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干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曳舞次演家藝俗謂之服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矣田氏  
猩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塵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昧一未藥至陸續聚自四  
方人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氈連接真不露之缸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  
雲之龍本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申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至夫



人所送書簡，悄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佳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旋正，驚襟粧嬌，含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末佳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幫間強住，更困勸盃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闌曰：幸矣，此九級梯子，徑蹶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蹶之物，無乃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騰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冗語，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未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兒女踏踐，叫苦並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今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頃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伎，嗚呼若此。



爭鬪乍發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戸人氣質但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歿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數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  
于錢頭尅日月四散鬻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干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嗟夫天道專  
竟以有餘補不足貧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予

淺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處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目黑泰叡山湯島管公廟謂之都下三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于兩楹間階下施關不許闌  
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艾既而幹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為插鼓報警僧讀誦般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出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悸而弟一牌早在吏人之手  
馳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所恃在懷中一牌  
萬人亦裏之筭湊隨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  
贍十年備作之岷一旦享錦婦之榮昨日典鏡之婦  
今日戴瑁璫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廢矣富之哉三  
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咄々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  
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  
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  
先早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  
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拚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  
計不足餘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  
薄宜雍染迦佛袖募緣簿就年來所識乞南鐐一片  
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  
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悶者  
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叔盜武士之習况  
其食力雍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帖尾曝面  
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鬻  
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  
奔而羞法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奔

一日與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佇聽，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聞鄰宮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羨曰：中黑哉！三鱗廢，二畫興，則代之者非一畫，而何保聽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人會標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然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穩當不穩當。

###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肩摩轂擊人之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于其廡下，有賣珠數者，有賣龍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西肆畫



有院曰傳法院。山上住其所。其北祠者稻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養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櫛比。櫛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久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為西有神厩。厩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衙。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吋尊像。為玉龜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美。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島神叢祠。三社十社。兩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伎者萃為淵藪。為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緘。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為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投。兼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文字。頭冒織。



織邊周以紅帛中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織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接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廉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藹藹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炎輶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光洋自  
恣所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死于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蹠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兀蹙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而脚倒暨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擊其目一二曰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搥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烏紅巾抹額右手揮紅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莫不惴惴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及踏遂至其中分處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示多術主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揀面蒙笠坐之于竹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銜其絲反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間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援狙說了拍手備履笠飛鳴呼竹片離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可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者故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雷門外之雷糝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峇頓頑者有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鄉里世或知資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資謂資曰寺猶似矣

揚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良良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尻紅錦蒲團鼻銀鏤款案麗羨奪目三線調定徐徐按起女而男候婦而女粧引宮刻羽縹緲遲廻行雲不

流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垂涎歎歎飲泣有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哉釋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婦某問度曲巧拙甲曰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羞醜曰吾眼一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焉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恬然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々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遠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勢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平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且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溺  
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由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歛欲滅金鳥翼已翻丹魚入舟火氣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一道人羣混殺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舡後舡隊々相銜畫舡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舡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舡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啞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鏡笛等物暗々縫遊舡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禮曲諫以攬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逆泗往逐賣  
酒呼草呼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道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雨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予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  
東北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  
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  
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  
鈎運水滴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  
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挿便蹴上  
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故蹴踵遂  
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毬  
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撓搖欲倒而童  
凝立於其巔絕叫一声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  
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于  
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千  
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  
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  
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庶而事繁事繁而惑滋並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甚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為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羨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標遇觀之否更兼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貞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鈎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為  
或謗今卜人批盡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齋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卿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兼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蓋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過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饘飯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眾推拜先生，聲流四海，  
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余予雖  
不得與盟，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  
焉。其地多以柳橋街，石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卜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抱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若  
子，願臨且入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  
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  
者聚焉，摩肩接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宣名也。此清本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如木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取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施闌，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典鋪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  
在，在職客漸麤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遑獻酬客？互為主舉，盃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  
佐酒調弄，紛諠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發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稠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氈數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之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示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千親受授酒流般崩喧響雷轟塵埃雲蒸千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助盛  
會之海雜道漸收樓頭可燭幹人徇曰卜不及夜醉  
容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著卜齋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  
鼎將沸媚集蠅屯又蠓群豈忍風侵與雨吹癰紙  
痔幾千辛擲末珠玉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氈幾席分碁局絳  
陳丹青皆卓犖禽翰花翻癡愷之雲狂煙滴醉張旭  
有人大牋請衆毫輻湊名家歸一轂蘓竹米山豈容  
易鐘楷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齧齧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兮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關熱醒耶郭恰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肉祭祀餘昏夜乞哀諂又  
諛未<sub>レ</sub>知妻妾相<sub>レ</sub>向泣施々外<sub>レ</sub>未<sub>レ</sub>驕且<sub>レ</sub>娛昏夜乞哀猶  
可<sub>レ</sub>忍白日乞哀若<sub>レ</sub>為<sub>レ</sub>醜耻之於<sub>レ</sub>人<sub>レ</sub>尤<sub>レ</sub>忒矣利奔名走  
為<sub>レ</sub>君<sub>レ</sub>慙

友人李踐戲<sub>レ</sub>嘲<sub>レ</sub>之曰乞食境界募緣薄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sub>レ</sub>有<sub>レ</sub>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sub>レ</sub>開<sub>レ</sub>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sub>レ</sub>集會者皆<sub>レ</sub>先就<sub>レ</sub>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sub>レ</sub>有力<sub>レ</sub>為  
所<sub>レ</sub>著<sub>レ</sub>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sub>レ</sub>于<sub>レ</sub>田舎

火場

江都厄<sub>レ</sub>干<sub>レ</sub>火<sub>レ</sub>明曆以還其大者不<sub>レ</sub>為<sub>レ</sub>不<sub>レ</sub>多<sub>レ</sub>小<sub>レ</sub>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sub>レ</sub>虛日或一日再三<sub>レ</sub>災此<sub>レ</sub>為<sub>レ</sub>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sub>レ</sub>所以<sub>レ</sub>厄<sub>レ</sub>之理擬<sub>レ</sub>可<sub>レ</sub>防禦之方  
云々費<sub>レ</sub>喙不<sub>レ</sub>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煎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sub>レ</sub>泰山髡<sub>レ</sub>鄧林要<sub>レ</sub>火<sub>レ</sub>就<sub>レ</sub>燥<sub>レ</sub>之數  
奈何免<sub>レ</sub>之於此<sub>レ</sub>烏<sub>レ</sub>但思<sub>レ</sub>都俗奢侈所<sub>レ</sub>致亦或有<sub>レ</sub>而加<sub>レ</sub>  
之<sub>レ</sub>以<sub>レ</sub>人氣輕脫京氏<sub>レ</sub>所謂下<sub>レ</sub>不<sub>レ</sub>節盛火數起<sub>レ</sub>弟<sub>レ</sub>敬<sub>レ</sub>戒  
為<sub>レ</sub>弟<sub>レ</sub>一義須<sub>レ</sub>切<sub>レ</sub>盡<sub>レ</sub>心<sub>レ</sub>為<sub>レ</sub>耳至<sub>レ</sub>防禦之術雖<sub>レ</sub>至<sub>レ</sub>要<sub>レ</sub>乎猶  
未<sub>レ</sub>矣何謂奢侈曰如<sub>レ</sub>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sub>レ</sub>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不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焉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乎火乎不  
尤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西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履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榜子者擔龍膏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點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籬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韋服奮發並手揮  
鉤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廝役也追烟躍馬馳騫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縷袍耀火奔逸絕塵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呼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衆猶崩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賣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忘火闕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大榭

乍付為有能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熨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万金天如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適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贍夫人挾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烏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燭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蔬燒團粉與明燄軋之為魚鯽沸之煎油磁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闌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美艷鬻水声自清凉街西面者照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曇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螢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緣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糖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真際素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鬪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裁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軒扶枝霸E樹擁虞美人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馨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菁杰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漢名媚女郎花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允領幽光牽牛花粧鬧色洛陽花  
 卷丹偏其黃芥萋兮梗草簇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々可拾新羅菊接扶柔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挾以夷商官商嫩如微羽繹如狗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聆兒奪之倫兩  
擔籠內幾種虫声唧々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燕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高客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呀大尿前履踰過後履  
滑過踐々熱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莠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泥醉於賽此引台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夕賣假聲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声巧則從益其價先白其所假優人名數罷說出  
詞曰呵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蠃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贖者决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嗔拚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諺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声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判師

女判師梳粧素淡，綳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履，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十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債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為債，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夫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柳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薑市奇而十軒店，雜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推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帶繫八百八街其也。雜市何限，富坊亦一。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々雲，瀉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教寬，風揮紅葉，恰推倒石氏紅錦步障，末三升格子，比翼裳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辛茶色鴛鴦被場帝製鴛鴦被舊係未亡人某寢衣  
 楊花錦綺褥宮人花樣裳夏姬袒服花帶餘香范叔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鑷倉府公遺服聞賴朝短身大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藥師寺氏朝判官曰世風長半掛一點抹墨  
 子張之紳數痕泥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潮  
 千人會日衣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靴人販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干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數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舖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烏如如繼綫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合色之服去年  
 尸祝肩服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商好者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睨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韋馱天往價革半掛俠客有言云庚馱天披革半掛騎鬼影馬未胸裏亦不少情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物亦有彦道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惛流水綵鴻振春風撲  
 醜秋曠苟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故之極故者皆輸之于柳原舊衣市中抑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健之澤之外莊內柔殆駕穿窬之盜洗滌  
補綴黜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記紋自頭探尺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減數反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僖父  
捉法不肯放舞口勸之執爭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  
生門鬼与渡邊網鬪一般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歸家長堤寂莫只見柳不見人柳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衽樣之服夫子一生貧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来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鰻鱺頤頤然其味辛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焉鹿鹿攸縛鹿鹿踏々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焉然駭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焉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舖者纔一兩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來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內包茸必用敗傘紙今皆擇為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粱肉，身襲羅綺，獨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干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掌疾頷曰：尚末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頽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采着四名肩寒，巡候病門，是為勢業。意察色紙，痔掌濁，百詣千佞，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并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如死，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

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示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嚼以貨，若誤食之，贖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煨薯 蕃薯原出呂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于我。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与菜食同  
一時也閩西称琉球薯閩東呼薩戶薯江戶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粟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与粟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矣意如令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亦然今則滿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二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户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万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飴々柱梁  
黑々戶牖爇々穩婆往老翁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婢必低声音亦買却阿薩末主人命奴曰与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點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課教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廢餘遊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禪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艦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未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爆薯同科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形大值低以熱為主也鬻者必  
呼煖乃人嗜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示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飭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未瑤桃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戸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譙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万碧瓦銜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峙集  
泊橋下宮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閩公  
候長槍耒往如林况諸凡履舄屨屐夜間巳寅之交  
蹇然或少絕云



遠亘相房兩總之船魚鱗如織川挾舟影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纔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發万水族葬之於荏戶  
人腹中橋之前後旦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啞沸曉膾氣噎人春天極魚响濡築丘秋風鱸  
魚淡刺傾江夜漕鈴鏗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  
與紫茄競時潛送鱸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火魚鮓鮓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鰻枕  
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千  
人捏粥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噀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鱧鱻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上如蜆蛤魁蛤斗筭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礫石艮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夫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劍魚雙鬚魚鰓則龍鰓青鰓泥鰓草鰓五色斑節鰓  
半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  
物長風破浪萬里爰溱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支贈賄必用焉魚商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予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士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髡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雖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堂侯邸焉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靈域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千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今粉松抹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氳氳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芬想見揚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薰友人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予詠蓮云  
万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踈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重辨  
上野則並單瓣重弁濃而單弁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巷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把  
琉璃界花比脂粉娼婦非氣類也因更尋齊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冶郎僧笑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巷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屠沽絕穢漢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已謂香煎曰僧吳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廚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觀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負數里者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矣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卯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殷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賤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櫟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兩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斑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賽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億兆，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咸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令堂曰：此一四錢，願雙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未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唱某萬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蟲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干人千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々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多叔和撓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遇之藥且輒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斂其心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墾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販于母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吸八百善之美夕食惠羨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頓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二流兵字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布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顧二流奧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屁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屁叔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驚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目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收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間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垂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太師垂慈周旋救予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貧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未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馮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馮兄乎但因兄所著斷瘵鼓揮傷寒復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嚮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收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恐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王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竒哉久之終聞水虎屁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榜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了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十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燹  
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衆屁中最放一  
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閱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屁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教都下。繁昌可嗅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皎骨未容蒙世塵。貪窶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看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被。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屁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須此收錢為書。登會人。香亭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